

最美的相遇

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 七(4)班 谢子聪

一个夏日清晨,凉风习习,我们坐上棕色大巴车,行驶在丽江偏远的盘山公路上。遥遥望去,它好似无休无止,却在拐弯处,戛然而止。

我们步行到那个乡村学校开展公益活动。我们拆开装满衣服、文具、书籍的箱子,一件一件地分给同学们。当我把衣服分给坐在教室角落的那个女孩时,她羞涩地笑了笑,小声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她似乎没有朋友,一个人默默地翻看着新发的书本,而她的微笑却让我感到莫名的温暖。

与我同行的小帅第一个讲课,教同学们制作一架飞机模型。小帅在讲台上重复地做着示范,我和另一个同学便在课堂上进行辅助指导。我再次望向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女孩,她正专心致志地在研究着手中的模型。这时,我才看清她的脸——嘴唇干裂,脸色蜡黄,十分瘦小,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写满了真诚。她穿着一身粉色衣裳,很旧却很整洁。她很快做好了模型,交到我的手里。她微笑着向我表达了她的谢意。

“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?”课后,我的耳边传来一个怯怯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,原来是那个女孩。我沉默了片刻,决定一起游戏,我和她也渐渐地熟悉了起来。她比我小四个月,父母都在外打工,三岁时就被留在这里,父母已连续三年没有回过家了,她对父母的印象也越来越淡,从她的语气中,我听出了她对父母归家的期盼与强烈渴望。

十一点半,我们准备下山,同学们都在教室和我们道别,只有那个女孩跟着我来到外面,她塞给了我一张小纸条,说了句“再见”,就匆匆地跑回去了。我坐上车,看了看她刚塞给我的小纸条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地址。那个女孩站在窗前,凝望着我们的车远去,终于露出了那迟来的微笑。

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微笑,却没有一个能和她的相比。从这个微笑中,我看见了善良,我看见了渴望,我看见了坚强。它曾被一次次地拒绝,曾被一次次地冷落,却把那女孩最美丽的真情展现在我面前,将所有的灿烂展现了出来。

她的微笑从我上车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,每每想起它,我总是不自觉地嘴角扬起,对着它笑了。

难忘那一年的寒假

莘松中学 八(8)班 毛彦博

每个人总有难忘的事,有人说感受到亲情的时候最难忘,有人说和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最难忘,但我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最难忘。

两年前的寒假,爸妈带我去菲律宾过生日,为了满足我对大海的向往,我在当地报名参加了PADI的潜水课程,通过努力和挑战,我得到了人生第一张青少年开放水域潜水员的证书,今后可以在专人陪同下探索奇妙的海洋世界啦!

潜水证可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考的,既有理论学习和实践测试,甚至还要先在8米游泳池,和教练一起背上氧气瓶、戴上面镜,进行封闭水域潜水练习和自救练习。最后,还要跟着教练直接跳入大海里进行考试,才能通过考核。

让我最紧张的是要在水底把潜水面镜摘下来,然后睁开眼睛10秒,再戴上面镜进行面镜排水的测试。在出海练习的那天,船停在海中央,波浪摇摆得有点厉害,看着波光闪耀的海面,我的胃里也开始翻腾了,脑子也晕晕乎乎的,一下子把午饭直接吐在了海里,我眼望一望无际的大海想着还要跳进去进行很多项考核,真的是心里有些犹豫不决。我是班里四个学员中年纪最小的,教练和三个大人帮着我擦嘴递水,在大家的鼓励下,我又鼓起了勇气组装好装备,跟在教练的后面跳下了海。

下海后,我发现海下可比海面上平静多了。但我还是紧张极了,不敢脱下面镜,我脑子里满是胡思乱想,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这时,教练用手揉了揉我的头让我放松,然后对我做着手势,让我加油。想着今后可以自己去看那形状各异的珊瑚群,很多颜色鲜艳的小鱼在中间穿梭,我努力地回忆着教练教的步骤,抛开杂念,慢慢地鼓起勇气摘下了面镜,睁开了眼睛。虽然在海里睁开眼睛也看不清什么,但是我尽力睁大着我的眼睛,听到教练让我可以戴回面镜的指示后,我冷静地回忆学过的面镜排水步骤……经过开放水域的练习,后面一天我顺利地完成了所有的考核。

这一年的寒假真难忘。不是因为我考到了青少年开放水域潜水证,而是我通过不断的努力,尝试和克服恐惧挑战自我后用自己的努力换取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

父爱的“使者”

上海市致远中学 初一(1)班 叶雪莹

我真的爱极了父亲醉酒的样子。其实,我并不喜欢酒。我曾经在大人们的怂恿下小心翼翼地用舌尖碰触过红酒,它在舌尖上跳动,辛辣而又强势。酒精的味道在口腔里乱窜,不断刺激着味蕾,使我不得不猛灌了两口饮料才冲淡了些许。至今我都很不明白,为什么大人在应酬时总要灌上几杯,非把自己灌醉了不可。

但父亲喝的酒却仿佛有魔力一般,总能带来意外的惊喜。

于我,父亲一向是“严厉”与“强势”的代名词。他会在我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,但在我达到后也只是不痛不痒地夸上两句。我总是惧于他的威严,但偶尔顶撞他一两句,有时他便会气上好几天,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

有一次,酒席过后他与朋友聊天时,我隐约听到一句,“我家已经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孩子了……”事后我问母亲,为什么父亲几个小时前还在训斥我太过心高气傲,几个小时后却能在他的朋友面前大肆夸赞我,母亲说:“酒后吐真言。”

而那晚过后父亲也就消了气。每每有应酬,父亲都要到很晚才回来。这天我写作业到挺晚,门锁被打开的“咔哒”声清晰地传到我耳边,我知道那是父亲回来了。

惯例一般,他进来我的房间,轻轻绕到我身后,用一种完全不符合那双有力的大手的力气为我轻轻捏着肩。他问:“作业很多吗?”我摇头。他就不再继续追问下去,话锋一转又问我舒不舒服。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,他笑着拍拍我的肩,告诉我写完了别忘记去吃点猕猴桃。

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句“爸爸的女儿最棒了”。

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幻听了,因为这句话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从父亲嘴里听到的。但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无可能,因为那是父亲,而父亲是这个世上最爱孩子的人之一。

或许是父亲不善于表达吧,他总是把这份爱藏在心里。而酒,在父亲因它而醉时,这个父爱的“使者”就会把那份爱周围的围墙破开一个大口子,让父爱决堤,让我们得以窥见那汹涌父爱的冰山一角。